



漠野烟尘

黎汝清
自选集

黎汝清 著
下卷

黎汝清战争纪实小说选



黎 汝 清

漠 野 烟 尘

(下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漠野烟尘

黎汝清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86 1/32 印张:31.5 字数:760千字
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*

ISBN 7-5378-1443-0

I·1420 定价:26.50元(全二册)

第五卷

苏德战场

2000

2000

第一章 历史与是非

——史海掠影

时光的流逝，是医治爱情创伤的良药；青春的活力，又是爱情复萌的沃壤。

伊林娜·彼得洛夫娜·卡斯托娃的爱情，正经历着这种创伤与复萌。

1935年的冬天，她才得到了华铭文的第一封信，这封在心焦火燎中渴望了两年的信，却使她大失所望。她拿着那封信，先是沉默，粉嫩的面颊立即罩上了死灰。一时间好像死了似地，脑幕上一片空白，而后苏醒过来，伏在床上呜呜大哭。

这封信是她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办公室跑过无数次才得来

的。

当时办公室的同志说，华铭文的工作非常重要，但是处在秘密状态，与国外通信，必然带来危险，而且不只是一人的危险！

卡斯托娃说，不能通信，她宁愿也到中国去，跟华铭文共同为中国革命去涉艰历险。

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仔细向她介绍了中国地下工作的处境，才勉强说服了她。中国同志被她的真情所感动，答应为她与国内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也许能换一种方式使她能得到华铭文的消息，好给这个沉溺在恋情中的俄国姑娘以安慰。

几经周折，接到了华铭文的一封短信，是用俄文写的：

亲爱的卡佳：

问候全家平安。我来此做生意日久，处境艰辛，仰赖此地俄国诸亲友协助，方能维持，深感创业的艰难。虽然无时不思念你们，但从目前生意状况来说，短期内绝不可能踏上归程。

更因生意难做无法独立支撑，只能被迫与女房东合伙谋求生意之兴隆，心甚歉疚。但为了生意大事，别无法可想。这女房东乃是我原来的同学，她名叫索妮娅，谅您也认识。

这件事曾使我苦恼了很久，更不愿告诉您，给您的温柔的心带去伤害。但这是时代与命运使然，只能忍受这种痛苦。经过反复思虑，也许告诉您为好。我离家日久，使您生活日艰，寂寞难耐，但事业当头，何以家为？目前战火遍地，无数人家破人亡，况感情乎？这一切都有违初衷，即使怨天尤人亦无可挽回。

此信去后，既给您带去感情的苦痛也给您带去感情的自由。如安德烈君“病情”好转，愿你们合好如初。书不

尽言，望多多珍重……

您的 安德罗莫夫 谨具

这封极富悲剧意味的信，像一声迅雷粉碎了卡斯托娃的梦境，把她击倒在地。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姑娘病倒了，她心碎形毁，唯求速死，只是她怕失去母亲后的父亲无法承受，才活了下来。

用当时的苏联社会道德来衡量，像卡斯托娃这样痴情的姑娘实在不多。当时在苏联留学或工作的中国青年与苏联姑娘结婚者并不鲜见，中途解散者也不是绝无仅有。

当时苏联还存在着“杯水主义”的余波，同居过一个时期而后“再见”，有许多苏联人跟妻子吵一架或另有新欢，提着皮箱跑到另一个城市，就把原来的家庭抛弃，似乎也不触犯法律。

卡斯托娃的父亲彼得洛夫给复员回到基辅城的安德烈写去了一信，希望他来莫斯科给卡斯托娃以宽慰。

那时的苏联正致力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，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——斯达汉诺夫运动，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。

安德烈正全力以赴地创造一项新纪录，无暇赶来，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热情洋溢的信，使卡斯托娃得到了很大安慰。来信写道：

我虽受到了“季托联盟”问题的牵连，但我问心无愧。我被迫离开了我喜爱的军人职业，但我的心永远属于祖国。

我对您，对您父亲——我的尊敬的老师，都是一往情深。我之所以提出断绝一切关系，乃是出于一片爱心。

自然，我受到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，但我不埋怨生活，更不怨恨谁，我把全部精力献给新的工作——一个工厂的铣工，我用事实来证明我忠于祖国，来证明我不是被挫折的拳头一击即倒的懦夫，来证明我是生活的强者。

我要征服生活给我的一切烦恼和痛苦，使这些痛苦
变成幸福和快乐！

我是军事学院公认的高材生，最年轻的中尉，我本来
可以希望成为将军，可是命运之手把我推了一把，我就成
了一名工人，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！

一个人如果自己不倒，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打倒，我
现在已经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！我记住了这样一句格
言：“如果你是钢铁，生活的铁锤就会把你锻造成利剑；如
果你是炉渣，铁锤就会把你砸成碎末”。

接到老师的来信后，我本想立即飞到您身边，一来工
作的确太忙，二来先写封信也许更为适宜，犹如一个饥饿
的人不能狼吞虎咽，只能渐渐进食。

卡斯托娃！请原谅我很少谈我们的爱情，离别多年，
总要慢慢适应。我的心仍然属于您，如果您接受的话，它
仍然像一朵红玫瑰那样落进您的怀中。

请允许我抄录一首普希金的诗给您，那是我们在相
识的一个晚上共同读过的：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
不要悲观不要伤怀；
痛苦烦恼的日子需要忍耐，
相信吧，幸福和愉快的岁月必然到来！

你的心永远瞩望着未来，
莫怕眼前的种种悲哀；
一切痛苦转瞬即逝，
那过去的一切也会变得亲切可爱！

又及：如有便，请寄一部安东·亨利·约米尼的《战争艺术》给我。老师的信另复。并望你多多读书。从人类智慧的海洋里去获取快乐。

你的 安德烈谨上

1939年6月，彼得洛夫上校跟随朱可夫中将达到诺门坎前线，他是作为军事学院的观察员身份到达前线的，他熟悉远东，熟悉部队，他要通过这次战役总结战争经验而用于教学。

在实战中，苏军的主攻师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连连受挫，但是这个师能否完成任务却关系着整个战役的成败。日军为了挽救败局，变得极为顽强，朱可夫几次更换该师的领导，仍难完成任务，彼得洛夫请求前去指挥。在付出重大的代价后，这个师终于攻克了日军的坚固阵地，完成了对日本第六军团的包围。

这次战役中，彼得洛夫受了伤，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肺……从6月到9月，卡斯托娃独自在家。安德烈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到莫斯科来将她陪伴。两人恢复了往日的感情，像曾经丢失过的孩子重新被父母找到后，感情会增加数倍，他们旧情复萌自然更为醇厚温馨。

彼得洛夫伤愈后回到莫斯科家中，当他见到两人合好如初，自然非常欣慰。

此时，战争的火药味已经在大气中弥散，炮火已在地平线上闪烁。彼得洛夫询问安德烈是否愿意再穿军装。他预感到战争不久就会叩击苏联的西方大门！

安德烈认为离开军队已经多年，再恢复军籍恐怕困难。

彼得洛夫宽慰他说，他可以请求斯大林同志特批。

因为这次诺门坎之战打得极为成功，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一个严重的教训，打出了国威军威，意义深远，大大超出一次战役胜利

的意义。取得了大规模战役的实战经验，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和主要指挥员。

当时斯大林以特有的悠缓和平静的神态接见了他们，问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和特点。

朱可夫回答说：

“日军的基本训练很好，特别是近战。他们守纪律，执行命令坚决，作战顽强，特别是防御战。”朱可夫特别介绍了彼得洛夫指挥主攻师的顽强战斗和指挥有方。

斯大林一改严肃的神态，温和地向彼得洛夫笑笑，用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欢快地说：“应该褒奖你们这些为苏维埃联盟共和国而奋战的英雄们！彼得洛夫同志，这对你的教学很有好处，以后你们教学上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直接找我。”

彼得洛夫就是想利用这次斯大林接见的关系，解决安德烈重获军职的问题。

“暂时不行！”安德烈沉思之后说，“现在我母亲已经年迈，需要我在旁照应，我想再去当我的中尉，年龄已经大了。如果祖国需要我拿起武器，即使不穿军服，我也能为她战斗！”

“也许把卡佳调到基辅更好一些，”彼得洛夫不无怜悯地说，“你们既可以共同生活，也可以照顾你的母亲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把卡佳从你身边夺走；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可以利用相互的假期，或是我来，或是她去……久别胜新婚，这样也许比天天厮守在一起更好！”

彼得洛夫上校对两个年轻人的心意感到一种甜蜜的满足。他是爱女儿的，为了不使女儿有个后母，他宁肯不再结婚。他把全部精力和热情献给了他的军事理论研究。

二

1939年11月30日，苏芬战争爆发。

彼得洛夫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，得了肺炎，旧伤复发，从苏芬前线乘救护飞机回到了莫斯科。他对未能参加苏芬之战深表遗憾，因为苏军非常需要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研究。

1940年3月，彼得洛夫出院在家静养。安德烈请了一个月的假期来陪伴他，师生两人对时局对战争常常进行争辩，偶有所得，他便打电话给朱可夫。

在诺门坎战役中，他们的友谊很深。在此次战斗中，朱可夫荣获了苏联英雄的称号，彼得洛夫也获得了红旗勋章。

他们的友谊完全是“战斗”性的，一位军事理论研究者，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，他们时常在保密电话里进行争执，必要时他们就坐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辩论。

朱可夫告诉他，他将到基辅特别军区（苏联最大的战略位置极强的军区之一）担任司令员，并说在赴任前来看彼得洛夫，听听他对目前战局的看法。

这些日子，他一直深思有关未来战争的问题。

彼得洛夫住在库图佐夫大街一座旧俄时代的老式楼房里，并不宽敞，因为他的夫人在这里去世，他的女儿在这里出生，他不愿再迁新居。军事学院给他配了一名士兵照看门户，还有卡佳的奶娘安娜大婶为他照料家务。

这天是星期日，学院的几个学生要来探望。他请安德烈和卡佳收拾一下客厅买些食品招待客人。

彼得洛夫坐在厚重的沙发里，扶手边的茶几上放着书籍、笔记和咖啡壶。他喜欢坐在这里深思默想，仿佛在享受人间至福。

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去世的妻子的照片，活脱脱呈现出女儿的翻版。他热切如焚地望着她，怀恋着已随岁月流逝的初恋的时光，当年的玛露莎依然焕发着女性的全部魅力，他怀着不可言喻的欣喜望着妻子的活泼的眼睛，他那没有消退的情感又在血液中沸腾；在他的记忆里，去世二十年的妻子仍保存着妙龄少女的形象，就像这张照片，永远不会衰老。女儿的歌声时常把他拉向青年时代，仿佛盯视着那双海水似的眼睛翩翩起舞……

一旦清醒地回到现实，他的心就一阵紧缩，一种忧郁伤感就袭上心头。当他看到与玛露莎同样苗条的当年的同学，已经变成笨拙迟钝的胖大婶时，他心中保存的美丽无比的形象便化为泡影。所以，他一定抓住年轻时代的回忆不放，也就绝不愿意女儿离开身边。

彼得洛夫急切地盼望他的学生到来，并不是希望从他们的探望中得到欣慰，而是他有许多话要向学生们解释。

学生们按着约定的时间到达，一共来了六个人。在一阵礼节性的问候之后，一落座就提出了回答不完的问题，内容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日益临近的战争。

彼得洛夫没有马上阐释他对战争的预想，却先说明一个大家没有提到但都感到迷惑的问题：

他说：由于我们与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，瓜分波兰。最近又对芬兰用兵，西方报刊把我们骂了个狗血淋头，把我们看成与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狂人，骂斯大林同志是最大的独裁者，把我们描绘成一个凶恶的侵略者！我必须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辩护。

苏芬战争的是非，是很好分的，也是不好分的，你们中有两个人去参加过战地实习，对实战有充分体验，但对全局不一定理解。

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非常清楚，希特勒进攻我国已经迫在眉

捷！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们跟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！”有人插言。

“条约，”彼得洛夫语气中流露出某种辛酸和嘲弄。“条约向来是一纸空文，只有符合自己利益时才会遵守。希特勒为了对付英、法和东欧北欧诸国，他必须先安抚下我们，甚至还给我们很大的甜头，以保护他的后背；等他一旦腾出手，回过头来，他就让我们吃最大的苦头。这是他在当流浪汉的时候就想了的，明目张胆地写进《我的奋斗》里！”

“签订条约，好，我现在就按你们的思路说下去，我们受到了两方的疯狂的甚至是恶毒的攻击，把我们骂成赤色帝国主义。可是，这个条约，是斯大林同志英明的决策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条约争取时间巩固国防，加强军事力量。”

卡斯托娃递给父亲一杯咖啡，退到后边的角落里谛听，安德烈一边听一边偶尔记录几笔。学员们都像在课堂上一样凝神屏息。

“条约，在我看来只是暂时维持平衡的一种手段，谁的力量变强大了，谁就会把它推翻……”

“可是道义……”

“道义，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，就像德国和日本，上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是敌人，现在他们为了对付我们，又搞德、意、日军事联盟。德国为了东线安全向西线进兵，正当日本在诺门坎与我们苦战时，德国不但不从西方援助盟友，反而与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；这就是他们盟友间的‘道义’。”

“可是，条约总有约束力吧？”

“约束力是很容易破坏的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不懂得生活的复杂性，比如我雇请了一个佣人，合同订了三年为期，不到三年不得解雇，可是，我想打破这个契约，说我有一件古董丢失了，并且从佣人的被褥下找了出来……”

“栽赃！”卡佳忍不住叫了一声，好像反击人间的险恶。

“日本就是专门制造人员失踪事件，希特勒就假扮波军袭击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；历来都是兵不厌诈。所以你们不能用直线的眼光去看曲折的事物。这样，你们就很容易理解苏德条约，也很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进军波兰为什么对芬兰进行战争……”

“我们跟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，双方都是权宜之计。希特勒有了它可以放心地进攻英、法，我们有了它可以抽调大量兵力去对付日本。不要因为西方诸国受到进攻而同情他们，”彼得洛夫上校愤慨起来，“这些坏蛋们把苏联当成眼中之钉，在学院中，你们对西方的‘静坐战争’感到迷惑，其实并不难理解，张伯伦、达拉第当然是两个高度的‘近视眼’，可是，他们静观战争的目的却是‘祸水东引’。”

彼得洛夫呷了一口咖啡，有意停顿了一下，好叫他的学生们咀嚼一下“祸水东引”的韵味。

“他们的图画是美丽的，”上校嘴角上漾起一条笑纹，“为了让希特勒进攻俄国，他不能不把这个恶狼养大喂肥，犹如打开瓶塞放出魔鬼，他们看到法西斯恶狼扑向布尔什维克，一定会打个两败俱伤，这时他们坐收渔利，让反动的法西斯和进步的布尔什维克全都完蛋！你能说他们的‘静坐’没有道理？西方战略家和记者们都把它称作‘奇怪的战争’，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奇怪。”

“面对国际上这种只有利益没有信义的尔虞我诈，谁讲信义谁就是傻瓜。我们只有祖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，你‘祸水东引’，我们为什么不来个‘祸水西泼’？”

“所谓的现存的国界，你想维持自然找到理由，你想打破，也许理由更多，因为本来就是一笔难以算清的糊涂帐。就像芬兰，原来就是俄国一个公国；波兰的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原本就是俄国的领土！……说句公道话，国家的疆界分分合合扩大缩小，无时不在变化中，你现在的领土本来就是我的，我现在的领土本来就是你的；我们在远东张鼓峰打败了日本保卫了疆界；可是追溯上去，这

张鼓峰原来是中国的领土，再追溯上去又不是中国的领土，就像公园里的长椅，如果谁坐过就算谁的，哪个能分得清？……”

许多学员笑了。卡斯托娃忍不住反驳说：

“爸爸，你的比喻不太恰当！”

“你说，不当在何处？”

“如果芬兰反过来说：俄罗斯本是他们的领土呢？”

安德烈立即附议，他说：

“这就等于一张纸被撕成了甲乙两片，甲可以说乙本来属于甲的，乙也可以说甲本来属于乙的！”

“这就要看甲或乙谁是主体部分！”一个学员插了一句。

立即引起轩然大波：

“既然一张纸一分为二，不管那片大小，都是主体！”

“不对，日本在中国东北搞了个满洲帝国，中国可以说满洲本来是它的领土，而满洲帝国却不能说中国是它的领土！”

“那就完了，本来西伯利亚也不是我们的！”

“是啊！成吉思汗曾经建立过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，能说他曾占领过的土地原是属于蒙古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只要有力量就可以重新占领！”

“我同意，战争就是重新安排世界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！”

原来课堂式的听讲，忽然变成了课堂外的纷争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激烈的争辩中渐渐带有火性，有人忘记了场合，竟然一跃而起，大动感情，超出了应有的限度。由于反驳对方的观点失去了分寸，有人高叫：

“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！”

“只要符合祖国利益，我主张征服！”

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！”

“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！”

“别忘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！”

“对呀！让苏维埃的红旗插遍全球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“对呀！工人无祖国，不然还叫什么国际主义呢？”

彼得洛夫沉静地坐在那里，显然他有意放纵一下学生，让他们自由争论，然后，他作了个停止的手势：

“你们的争辩很好，没有必要去作结论，它可以开阔思路，引起你们作深层次的思考，这就是我说的那种难分是非的糊涂帐。现在大家可以来一次‘课间休息’，活动活动腿脚，还可以到后边小院里去看看我种的丁香花，回来我们再谈谈波兰和芬兰，以及对未来战争的预测。”

三

“对于波兰，”彼得洛夫上校平静地说，“我不同情他们，尽管历史上它三次被列强瓜分，但它仍然不值得同情。首先，它是一个亲德反苏的国家，我今天不去分析苏波两国历史上的怨仇。在德军入侵的初期，我们曾提出派兵援助他们，可是他们竟然断然拒绝了，可能出于历史原因，对我们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憎恨之情。”

“他是不是认为我们会借机占领他们的土地？”有个学生作出了解释。

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历史上不乏这种先例。

“当然，我们还没有高尚到为自己的仇敌火中取栗的程度，我们当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，”彼得洛夫说，“这一点，明眼人都会看得清楚。最可笑的是在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，他还趁火打劫，扑到捷克斯洛伐克身上啃一块肉吃。既不知死活，又是多么贪婪！”

“我认为我们进占波兰东部的理由是正当的，当德军合围华沙